



服部文庫
117
320
7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經權四則
物一則
君子小人二則
王霸一則
辨名考位下之四

服部文庫

117

320

7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文者所以狀道而命之也蓋在天曰文在地曰理上周易

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

出于天不道之大原出於天古先聖王法天以立

道故其為狀也禮樂粲然是之謂文論語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子罕篇孔是直指道為文也中庸曰文王

之所以為文也是形容聖人之德而言其能法天也堯

典曰欽明文思是道雖自古有之禮樂未立堯之思深

遠乃始作禮樂故曰文思也是堯舜以後所謂道皆文

史記高祖本紀

也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前見世儒見為至周始文矣殊不知是論說之言就禮而論三代所以殊已夏殷皆因堯舜之道制作禮樂故三代之道均之文矣而其所以為文者乃有三者之異是其時風俗所尚自不同然當其時夏以夏禮為文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禮為文自後人比茲三代之禮觀之乃有是言也豈容據是言而謂夏殷無文哉先儒又據是言以為文質如循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

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之敝小人以儻故救儻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故夏殷損唐虞之文為質者皆益非矣表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可見忠質文本非一定之論已又如禮器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是論說周公所以制禮之意而言周禮有比數者不同也又如曰禮有本有文禮記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本立無文不行是亦論說所以制禮之意而就一言之本者禮所由起也文者脩飾之以成禮者也段

儀禮射記
禮射不主皮

諸

習

如射其所由起在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周易下系辭
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是本也後來聖人以禮樂文之
是文也射不主皮論語八佾篇子曰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則聖人之意專在禮樂以成德而其失本意與否則
則有不暇問者焉如燕饗之禮其始亦唯在飲食之
耳周禮春官大宰伯之職以後來聖人以禮樂文之
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則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禮記
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也日莫人倦存壯正齊而不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齊

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
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百行
食也是所謂文也是聖人之意全在文而不在本焉
後世儒者狃老莊之說貴精賤粗之見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搏骨弱筋柔而握
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莊子刻意篇野
詔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尚志聖人貴精
又秋水篇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救之所
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乃以不為體以文為用又不知古言
直以本為質可謂謬矣

有對質言者如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文質彬彬

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篇又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論語顏淵篇皆以入言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類

文者謂學詩書禮樂其言辭威儀煥然也唯質而無

文鄉人而已學而成德然後為君子但其有質行而

文不足者未免鄙野之謂文而無質行者其所學不

能成德唯記臆耳故以為史也如曰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論語子之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皆言雖有質行不學

殊竟為鄉人焉如曰禮後乎論語八佾篇子曰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曰忠信所以進德周易乾文言

苟無質行雖學文不能成德焉此皆非論說之言與

前所引就禮而言文質者殊也又如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論語八佾篇以人行禮言之者務備物而後

用也使者務節用也是非其國所行之禮有質文之

徵云詩素以... 也絢者謂... 有光也... 得存素... 采益明... 禮非美... 非... 何... 人也... 義也

殊矣均行此礼而務備物者為奢務節用者為儉觀
曰今也純儉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人亦也純儉
衆吾從下則其美自明為後世儒者不察其辭美所在以
文質為解禮則節文習無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地
威則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儉威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
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又子夏曰曰巧笑
倩兮章朱注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終事必以初素為
先又雍也篇子曰質勝文則野章大全新安陳氏曰
質者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
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神野之不足使文質相
情

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所以失也大氏君子所以為君子乃以
文也即中也非取文質之中也是聖又立教本意為
爾學者察諸

有對禮言者如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論語子罕篇
是也且文指詩書禮樂言之然詩書禮樂在外苟欲
成仁於己則在以礼守之是禮乃文中一物其言若
不倫然古言為爾知礼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論語八佾亦喪是喪礼亦吉凶軍中嘉之一而

如

禮與喪對記可以見已

益

有對武言者尚存大禹謨益曰都而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者命奄道四海為天

下君禮記雜記下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

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

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文武弗能也弛而

蓋定公五年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撰相事曰臣聞武謂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戡亂而禮樂之治在平日故對言之非若後世岐文

武二之者比

如論語夫子之文章及堯煥乎其有文章論語公治長篇子貢

論語顏淵篇孔子語

好義亦謂其為久慤已

本末猶源流也凡所謂本者皆謂其施功所始也如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上篇孟子曰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身皆是也後也省本體本心之

本在國家之本在身皆是也後也省本體本心之

說朱熹大學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之所拘人欲

曰天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又泰伯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乎其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蕩乎民無能名焉皆指禮樂言

魏乎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皆指禮樂言

體存養諸卷都為學問之本根而論孟等書反為無緊要之書主靜無欲等說獨為其體而孝弟忠信一統為之用其害道特甚而若虛子寂字一本皆佛老之常言而於吾聖人之書皆無之但易感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虛字寂字纔見於此耳然咸卦所謂虛云者謂中無私心繫辭所謂寂云者贊著之德云尔非謂理之體也且苦寂字一程子亦只假之論心初學者不知易之本旨以為聖人之旨本如此可謂謬矣大抵宋之一代禪學大行於天下文武百官男女老少凡識字者皆莫不學禪故儒者習聞其說而不覺自以其理解吾聖人之書後學亦只以吾聖人學真如此物不知怪可憫也哉論語學而篇古義論曰舊注曰禮之為體虛嚴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而聖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過倫理綱常之間而各就其事用工而未嘗澄心省

慮求之于未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智一亦皆就事而專守二心而亦不能包於人事之應酬故說真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於用之說唐僧華嚴經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儒中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興凡仁義禮智皆有體有用未發為體已發為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離決裂為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而用輕體本而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之旨微矣不可不察也禮運曰仁者頌之體也禮記禮運篇仁者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皆謂體順與用禮也

經權四則

經者大綱領也。以吏持衆，緝言之。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前經禮者，禮之綱，其中兼有許多節文威儀。如經持緯然，故謂之經。禮如為天下國家者，九經。禮記篇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此九者為治天下國家之大綱領，其中亦各有許多方法，故謂之九經。或解為且萬世不可易者，庸大全廣平游氏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祿而不可紊。又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可紊，殊為不通。

經國禮記隱公十一年左傳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經

思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曰夫仁政必自思皆以法制

言之經國者開國之君所立大法制大矩矱凡百禮

儀制度皆籍是以立亦如經持緯然故謂之經經思

亦井田之大畧分故謂之經耳

經傳後世有聖經賢傳之說以聖人所作為經賢人

所作為傳者大學章句序古者大學教人之法非矣

詩書禮樂謂之四教謂之四術前是誠聖人所立然

禮雜記
哀公使孺悲之喪
孔子學士喪禮
士喪禮注定作
書文子夏作
樂記之類

書紀于史官詩或出田畷紅女禮樂固聖人作之而
其筆諸書昉於孔門豈得謂之聖人所作哉漢諸
儒皆各作傳豈肯以為賢子且經之名古未聞也觀
於莊子十一經墨經之言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
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微藏使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
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
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
仁義又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皆獲己齒鄒陵子之屬俱則昉於七十子之
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則昉於七十子之
後邪蓋古稱本業為經亦持衆緯之謂也經之文至

簡含蓄衆美故以為名漢儒解為常孔安國古文序

謂聖人之經萬古不易非矣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說

者謂離析章句鄭玄注禮記學記云離經章斷句絕

也非矣方其始受業時章句既析豈俟一年之久得

其自析哉離麗同加麗於利尚書呂刑苗民弗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取極黜越茲

麗刑并制因差有辭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法律家以罪名

又小司寇職以
刑聽萬民之
獄訟附于刑用
精訊之至子旬
乃解之

是謂之離經視其善用古法言觀於此文則似亦自古有之耳至於傳乃弟子記其師所傳故謂之傳如春秋有左氏有公羊有穀梁詩有齊有魯有韓有毛漢晉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一篇經十一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魯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公羊子名高穀梁子名喜又詩經二十八卷魯有韓三家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者詩韓嬰作韓詩又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皆所傳殊故也後世胡安國作春秋傳程子作易傳朱子作詩傳蔡沈作書傳伊洛淵源錄一胡文定公

建州崇安人初王荆公盡屏先儒以為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尚存三傳舊本見者無歎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之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始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窮研玩味游泳於其間者三十年

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眉始就伊川先生年譜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伊洛淵源錄文公先生行狀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所著百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極圖通書西銘

集註

證韓文考異宗史儒林傳蔡元定字本州建陽人子況字仲默少從朱熹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字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潛然未及論著曰成吾吾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蔡明先儒之所未及皆取諸其臆果何所傳可謂

毒已

權漢儒以經對言

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

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趙岐注程子非論語孟子離婁上篇云權者反經而善也程子非論語篇集注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可必行權也韓請外傳卷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一偏其反而為一章故道字當之謂經有反以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反經為從謀弱京師而動及經合權又周易較繫辭以行推韓康伯注權又經而合道必合中實順而可以行權也又論語子貢曰有子而後從之周車便論曰孔子稱可乎可乎權權者反常者也

之以此年之義推之則權字經亦當有辨是矣仁有先生據孟子而謂當人

歷古而不見故孟子以權字禮字相對而求嘗以經字權即是經經即是權權每在經之中不與經相離矣唯當謂權以濟經若謂濟經之所不及則猶有以經字對之意在亦是矣是漢儒解

經為常故誤耳經者國家立制度大綱領夫經而可反豈可以為經乎禮節目甚繁故至其末節則變而

證韓文考異宗史儒林傳蔡元定字本
人子侃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
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字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
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旨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
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察明先儒之所未及
皆取諸其臆果何所傳可謂

安已

權漢儒以經對言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

周禮下繫辭
以行權韓康
孟子離婁上篇云權者反經而善也
程子非之論語
子罕
篇集注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
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一識權
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一偏其反而為一章故
道王常之謂經有反以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

之以年之義推之則是矣仁有先生據孟子而謂當
以禮對權語孟義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非之
儒見孟子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遂以為權者反經合道今詳孟子之意權字
歷萬古而不易故孟子以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
字相對正為此也又謂權者濟經之所不及亦未及
權即是經經即是權權每在經之中不與經相離矣
唯當謂權以濟經若謂濟經之所
不及則猶有以經字對之意在亦是矣是漢儒解
經為常故誤耳經者國家立制度大綱領夫經而可
反豈可以為經乎禮節目甚繁故至其末節則變而

此字註類論
學子或有不與共
問經推先生曰程
子固曰推即經
也人須看子細
看此項大段要
子細經是方世
常行之道格

從真已仁齋先生乃曰禮可隨時損益現存不知孔

乎所謂損益者聖人制禮時之事也論語為政篇

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所謂權禮亦有之喪服四制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

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後世

有儒者汨沒四書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故種々贅言耳先儒曰如

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也然非理明義精便差

不相悖經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

是不得已而
用之須是合
義也如湯放
伊尹放太甲

此是權也若
成甚世界了

是權下註
惟理字義

力字入此注
注力字

達經者也說得亦好蓋經則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

可洵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之為獨夫

北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

之者所以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

佛盱眙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

差仁齋先生曰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放

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

此亦不深考耳若尹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

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不能

而非天下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

故為天下除殘謂之仁為天下祛賊謂之義當時藉

武音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也天下能

之子 嬰被殺於咸陽 隋煬帝戮於江都 非壞其字也
所 也蓋以合於天下之所同欲也 唯湯武不狗
己 私情而能從天下之所同然故謂之道 漢儒不
此 理故有反經合道之說 宋儒有權非聖人不能行
之 論其他非議孟子之說者皆不知道
為 天下公共之物而漫為臆說耳噫 妄哉所謂權
 者如舜不告而娶是也 孟子萬章上篇萬章曰詩
 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
 不得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
 以對父母是 伊尹太甲大臣之道為爾 豈得謂之權
 乎 湯武放伐聖人之事也 聖人者道之所出 故古無
 論湯武者 後世儒者傲然自高 以聖智自處 妄意謂

道先天地生故有是安說豈不僭乎

物一則

物者教之條件也 古之人學以求成德於己 故教人
 者教以條件 學者亦以條件守之 如鄉三物射五物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
 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三曰六藝
 禮射御書數 鄉大夫 厥明 鄉老及鄉大夫羣吏
 獻賢能之書于王 王再拜受之 登于天府 內史貳之
 退而以御射之禮 五物詢衆庶 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
 主皮 四曰和 容 五曰興舞 鄭注 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
 禮而五物詢于衆民 鄭司農云 詢謀也 問于衆庶
 寧復有賢能者 和謂國門之內行也 容謂容貌也

主皮謂善射也所以觀士也故書舞也無和子春讀
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德也
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在猶分禽
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
則六藝之射與之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
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
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
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眾庶之儀若是乎是也蓋
六藝皆有之成德之節度也習其事久之而所守者
成是謂物格方其始受教而物尚不有於我辟言在
彼而不來焉及於其成而物為我有辟諸自彼來至
焉謂其不容力也故曰物格格者來也教之條件得

於我則知自然明是謂知至亦謂不容力也大學古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在格物鄭玄解大學訓格為來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鄭玄解大學訓格為來
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
惡物言事緣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
古訓尚存者

為爾朱子解窮理大學章句知猶識也推極吾之

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又
物格而后知至章句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
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
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又傳之王章句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窮理聖
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善物其知於惡
深則來

人之事豈可望之學者哉且其解曰窮至物理是格
物加窮理而後始成焉可謂文外生意豈非妄乎
且古所謂知至者謂得諸身而後知始明也而朱子
欲窮在外者而致吾知可謂強已且如中庸曰成已
仁也成物知也亦謂學問之道也學而成德於己以
其後來絲會者言之故曰仁也所受教件有或力是
所謂物格也物格而後知至故曰知也又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棄莫大焉上篇亦謂此

二句中庸
語已見
萬

壯子天下
荒唐

也教之條件其數甚多故曰萬物皆有於我之事也
故曰皆備於我習之熟而後為我有為我有則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是謂反身而誠不爾謂天地間之物
備於我則孟子一時豈有此荒唐之論乎陸德明
唐謂廣大無是皆不知古言之失也又如其次致曲
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方能化
亦謂學曲禮而有諸身也曲禮在彼習之久而身有
以亦如自彼來至故曰致古學問之道可以見已又

左傳昭公十二年
仲尼曰古者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

如大象傳曰言有物而行有恒
周易家人下象之文
緇衣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
孔子語
蓋古之君子非先王法言不

敢道也所言皆誦古言
如在傳卿大夫之言克己復

禮出門如見大賓之類
論語顏淵篇顏淵問孔子曰

禮天下歸仁焉
克己而由己而由人乎哉不顏淵問仲

皆孔子所以為教也
如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懷室迷其邦
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謂仁子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能敬必有德德以治君子請用之
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則也又顏淵篇仲弓問孔子曰
門如見大賓

徵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
士大夫風流可觀
乃先王之詩教也

漢書儒林傳
文章爾雅師
古注爾雅近
正也

於師也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玉曰騷貌閑麗
又如宋玉曰口多微辭所學

古人學詩其言爾雅如此
是皆所謂言有物也言其

不任臆肆言必誦古言
以見其意已古言相傳存於

宇宙間人記憶古言
而在其胸中猶如有物然故謂

之物若任臆肆言則胸中莫有所記憶
莫有一物身

無物也曰行有格
有言不待格徒記憶古言而言之

耳至於行則必求得諸身故曰行有格
格則恒久故

又曰行有恒其美一矣

君子小人二則

海

前漢曹誼傳注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儀禮古冠禮鄭玄注子男子之美稱左傳二年杜預註子者男子美稱
詩書周官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所司慎乃出令又論語學而篇子曰人不為而成德為行且可見之行也禮記文王世子君子曰位而不愠不亦君子之類
又曰行有恒其美一矣
君子者在上之稱也子一男子一美稱而尚之以君
君者治下者也士大夫皆以治民為職故君尚之子
以稱之是以位言之者也雖在下位其德足為人上
亦謂之君子是以德言之者也古之人學而成德則
進之士以至大夫故曰君子者成德之稱
君子曰位而不愠不亦君子之類

肥

周易乾文言
修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
論語子路篇子曰
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違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何以為文憲問篇子路問成人子曰

後世儒者老莊內聖外王之說淪其骨髓遂忘先王之道為安民之道故其所謂君子者多外仁以高之其失之遠甚焉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論語里仁為美
豈不然乎然其所謂仁或以慈愛言之或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言之則雖有孔子之言無能救於其謬
豈不悲乎學者以論語諸書言君子言仁諸章
論語里仁為美
古義庶或不失焉矣大氏古之學詩書禮樂故君子修辭達政禮樂以文之是謂之成德外乎此而諸

論語子路篇子曰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違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何以為文憲問篇子路問成人子曰

卷八 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重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

成德以心以理皆非三代論君子之美也

小人亦民之稱也民之所務在營生故其所志在成一已而無安民之心是謂之小人其所志小故也雖在上位其操心如此亦謂之小人經傳所言或主位言或主德言之尚昏大禹謨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又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修司憶乃出令論語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指不同而其所為稱小人之意皆不出此矣後世諸老先生所為道皆淑身之說勝而無安民之心亦小人之歸哉

學者察諸

王霸一則

王霸之辨古所無也觀於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論語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如書載秦誓尚書周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其仁下篇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則孔子未嘗以霸為王與王與霸其所以異者時與位耳當春秋時豈有所謂霸道哉使孔子見用於時亦必為管仲也管晏書

今在焉其間不無後人所託者其文辭較然自殊故
 擇其真者讀之則儒者何別也是其時莫有所謂霸
 者之道者審矣及於戰國時孔子之徒誦說二帝三
 王之道時君厭其迂遠滄事情則有飾管晏之說進
 者曼其入之道而非真管晏之道也孟子之与其人
 爭亦以其人所稱說者為霸道耳何則孟子曰以力
 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不難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公孫丑 是言

五霸德劣故其道不足稱說已何則以力言之是言
 其號令諸侯者而非言治民者也所謂仁亦言其仁
 鄰國者而非言仁民者也夫為方伯者欲約諸侯其
 輔王室德不足而假於力亦不得已之事豈可以罪
 其人乎且湯假七十里文王假百里而興見孔子無
 尺土之封則不能興矣是雖有德豈必不假力乎故
 桓文之罪不在以力假仁而在尊王室為名以濟其
 私而孟子不言者在戰國時無尊王室之事故也故

口商鞅事詳
見辨道第九

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故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商君者衛
之諸侯其祖本姬姓也祇其所以與先王殊者乃
在急功利之意勝而不用禮樂也孔子小管仲之器
論語八佾篇子曰亦足意已後世儒者雖口能言以
德化之然不知所以化之之術是其過本在以道為
當然之理而不知其為安民之術焉故又以德為仁
義孝悌之類而不知舉用有德之人以導民也故其
務欲以已德導之是其意既急迫自用而無術何以

能使民嚮其風乎又誤以禮為法而以上下尊卑等
威明白不少羞戚為說則不出名家者流之意漢晉
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其所長也及譽者為之則苟鉤鉤析亂而已晉
灼曰譽詩也師古曰譽音工鉤反鉤破也音晉華反
又音普 豈足以為先王陶鑄天下之術哉夫桓文雖
不及先王猶有其術豈若後世儒者不學無術之倫
哉吁不知古言之失一至于斯矣悲夫



